

遥远的脚步声

□ 袁甲清

一条古道穿过成都东郊的洛带，往来憧憧的商贾轮蹄，创造出小镇的热闹和繁忙，也吸引了大批外省移民在这里落籍安家。千年商道的便利、驿路驰尘的奔忙，加上客籍人的苦心孤诣，终成这个“西部客家第一镇”的响亮名头。

出发前，洛带早早就进了行程。在成都一连串显赫的名胜面前，这个名字其实还有点陌生，我甚至怀疑它是如何挤进行程名单的。只仿佛听人说，抑或是暗示，从广东去的人，应该去拜访它，看看这个藏于西部万水千山中的客家古镇。

我们到达时是过午时分，天气跟蜀地常见的一样，云遮雾障，难见阳光，但天空还算亮堂。一条麻黄色石板路幽幽铺展，两旁明清风格的民居店铺在檐前红灯笼的映衬下，显出古色古香的老街韵味。一些民居呈二层骑楼式样，并排铺开去，隐隐觉得，那风貌，跟梅州客家古街有某种隐秘的关联。

沿街的店铺家家经营，人声鼎沸。十足的烟火味，正好接续上古镇由来已久的兴盛。

这里自古就是成渝商道。明朝时开始设置驿站，为西南通衢之地，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很早就发展出市镇模样。正是赖此便利交通和市镇基础，在始发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大量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移民将洛带当作千里来川的落脚点，在这里开垦拓荒，建设家园。

古镇呈“一街七巷”格局。正中是一条主街，旁逸出七条巷子，构成完整的交通体系；遇战乱、匪患等事，则各出口关闭，又是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与客家建筑一脉相承。

老街南端，颇意外地矗立着一幢宏伟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饰考究，典型的明清风格，近观原来是广东会馆。来之前，对洛带所知甚少，以为跟其他古镇并无二致，猛然在大西南碰见风貌完好的广东会馆，更起了探究的好奇心。

沿着老街，共陈列着三座会馆遗址。除了此处的广东会馆，不远处还有湖广会馆、江西会馆。这些会馆规制宏大，设计精巧，古韵流盼，在周边民居的衬托下格外醒目，也体现了建造者的雄厚财力和艺术匠心。

会馆是在外地经商营生的同乡同族，共同于生活地建造的族群建筑，多用于同乡之间交流沟通、祭祖拜神或文娱娱乐。在《威远县志》中，记载了洛带会馆的情状：“清初各省移民来填川者，暨本省移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



山水洛带 李晓宁 摄

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左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

《威远县志》所载惠民宫、天后宫、荣禄宫皆不知所终，幸存的这三大会馆，分别由客籍洛带的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共同出资建造。从建造时间上看，湖广会馆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广东会馆和江西会馆均建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基本处于同一时期，既相互独立，又像是彼此协商的结果。

会馆风格也是各具特色，洋溢着各乡本土风味，并且“请”来家乡神祇，加以供奉，不愿意断了与家乡的精神连接。如广东会馆供奉佛教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南华道人），故又名“南华宫”；江西会馆又名“万寿宫”，供奉的是赣南乡贤神祇许真君；湖广会馆供奉大禹，故又称“禹王宫”。

会馆里面，以文字、绘画、实物的形式，记载了当年大移民潮中，特别是“湖广填四川”运动中，近600万人是如何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迁徙到四川的，记录着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艰难岁月。

作为生活在广东的湖南人，当我看到广东会馆、湖广会馆，在这崇山环绕的大西南，竟生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真想不到，先辈能不远千里、拖家带口地迁徙这么远。这里，也是他们许多人的人生终点。

他们是勇敢的冒险者，更是拓荒者。他们多因贫困来到这“天府之国”，寻找别样的生活；更因勇气和决绝的鼓荡，以莫大的胆识，决定跨越千里，来这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寻找栖身之所。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等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

则最快要三个多月。其间艰辛，非常人所能体会。

在移民史料中，我看到这样几个例子，不禁心潮难平。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曾这样记载他们的迁移旅途：“闯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他们最终从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成都。

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移民。当他们一家五口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荣昌（今属重庆）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窘迫，固所难言。”廖奕珍后来回忆说。

广东长乐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因为饥荒移民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范端雅愤然而起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他带着五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

这一个移民故事，照见的正是客家先辈的坚忍奋斗和开拓自强，就如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迁徙壮举一样。

这些迁徙者的故事，也不经意地投射到我们自身。改革开放后，曾掀起从内地到沿海的迁徙大潮，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迁徙，就像我也是从湖南移民到了深圳。洛带古镇的移民史，更映照出自我的影子。

我仿佛听到，这种遥远的脚步声穿越山泽大地，回响在历史的天空。广东会馆里，有这样一副石刻楹联：“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

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写尽了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会馆就像一部凝固的迁徙心灵史，沉淀了多少人生艰辛和悲欢离合，包含了多少命运突围的挣扎。

街道蜿蜒，林立的商号后面，多是深宅小院。平房与木楼参差，见证着落籍蜀地外省人的日常。位于下街“大夫第”巷15号的巫氏大夫第，格外引人注目。雍正年间，广东长乐人巫锡俊携家眷入蜀，落业洛带。巫家第二代巫作江开烤酒作坊，经营烧酒，富甲一方，遂建此大夫第格局的大院。大院原来占地数十亩，含数重宅院、祠堂，并辟有园林。今祠堂、园林部分已毁，但主体建筑尚存。当时，贯穿洛带的东大路是一条连通成渝的商贸大路，也是著名的“烧酒之路”，烧酒酿造规模巨大。巫作江敏锐地抓住这一商机，孜孜矻矻，终成巴蜀巨富，写下了一代移民传奇。

在移民潮中，众多来自异乡的客家人在洛带生了根，历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形成了独特的客家风俗和客家文化。他们一直保留说客家话的传统，通过语言习俗来维系族群标识，形成了所谓客家人的“方言岛”。

然而此岛并非孤岛。在开放的年代，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化习俗的融合渗透，语言的界限也逐渐消融，“岛屿大陆化”趋势愈发明显。

镇东有一棵古红豆树，俊秀挺拔，绿荫一片，不知是否为广东先民从岭南带来所栽植？树下坐着三两个闲谈的男子，趋前寒暄，得知他们都是本镇人，先辈来自广东。他们用手指着遥远的岭南，说那是家乡的方向。他们操着流利的四川话，已经很少说家乡话了，嘴里偶尔还能吐出一两个家乡话的词汇，还记得“这是‘土广东话’”。

似乎总有一个不可抗拒的使命在召唤，似乎总有一场无法取消的邂逅在等待。三月，从大江南北，从高原沙漠，从繁华都市，从偏僻山村，为着诗和远方，我们一起向湖北出发。

何处寻神农

“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你魂牵梦绕，让你永远无法放下？是神农架吗？

野人谷、野人湖、野人洞……似乎“野人”在招手。

确实，我们已经进入神农架林区。但是除了曲折的山路、幽深的峡谷、连绵的群山，野人何处寻呢？神农架被誉为“华中屋脊”。陡峭的山势、繁茂的树木，你仿佛永远难以看到它的神秘面目。

在山里，春天的脚步总是慢些。灰乌的山色、枯黄的竹叶、萧瑟的树枝，只有松针顽强地透出绿色，不知名的树开着耀眼的白花，把神农架的春的意思写了出来。

半山腰突然冒出一股雪白清冷的泉水，飘落到沟涧，缓缓地流淌，经过几个曲折，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过不了多远，一股更大的溪水泛着白花从对面奔来，令我惊奇而迷惑，神农架的水也是这么神奇吗？

神农在哪儿呢？是在金猴岭戏猴，还是在太子岩观雾？是在大九湖捕鱼，还是在狮子包驯鹿？哦，可能都不是。他已去山下的田间地头采药种谷，他已在溪边深洞播撒烟火，他已化作“遍地英雄下夕烟”了。

神农架天气多变。出发前天气预报是阴，上车后导游说阴转晴。我们进入林区后时阴时晴，忽而又下起小雨。到了山高林深处，遍野云雾弥漫，雾渐渐变成雪飘落下来。这里还是冬天的景象，可山下已是春色满园了，我想神农架的春天将蓬勃而来。

问道武当

在我的印象里，佛道圣地多在人迹罕至、崇山峻岭的烟深处，武当山最应该是这样的去处。然而，一路走来，开阔的平原、连绵的小丘，似乎很难想象，这些会跟武当联系在一起。但结果是，中午时分，在不是十分起眼的丹江口山区，武当就坐落在这里。数百年来，它就是这样，或沉静、或喧闹，营造着、修炼着，把日益庞大的殿宇交给世人，把充满传奇的故事留给世界。

武当是什么？武当是中国道教圣地，也是武当武术的发祥地。数百年来历代道人的耕耘建造，成就了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文化遗产。千百人有千百个武当，但每个人的武当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它是道，是武术，是传奇。

人们也许会流连“一柱擎天”的天柱峰，也许会惊叹山顶的“不灭神灯”，也许会震惊于七十二峰的神奇

向湖北出发

□ 许夕华

百怪，但我却更多地想象：王重阳和“全真七子”身在何处？张三丰又在何处习武？哪一处山峰、峡谷，飘逸着得道成仙的侠客……从古至今，多少人被“长生不老”的仙客梦鼓舞，前赴后继，追踪寻影；又有多少人被武侠作品的侠客梦激动，纷至沓来，进山习武。武当是一座真实的山峰，但留存于人们心底的，是虚无缥缈、亦仙亦幻的精神家园。人们在这里寻找天地永恒的真谛，寻找生命永恒的真谛，寻找人生永恒的归宿。

向武当问道，既是向山川自然问道，也是向自己内心问道。

今天我们问道武当，该是向谁问道、问取何道呢？

又见黄鹤楼

五年前，因工作的缘故，我遍访江南名楼名阁，黄鹤楼名列其中。五年后，因工作的缘分，我再访黄鹤楼。两次观赏，两次拜见，黄鹤楼于我，有着特殊的情牵心系。

在我心底，黄鹤楼有着始终如一的身影，应该是烟雨苍茫，或是万里晴空，“一楼千载峙江边”。奔腾的大江、静穆的龟蛇，在这样雄阔的图景中，耸立着“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应是那么壮观，应是那么飘然若仙。每次我登临黄鹤楼，总要在楼顶层台前，在楼顶窗口，在黄鹤楼周遭的不同方位，观看江河流水、山岛变幻。可是，二度来此，见到的都是茫茫云雾，还有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阵。由此，我总在想象，古代那些豪情万丈的诗人面对此情此景，会生发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感叹呢？

好在，黄鹤楼还有雄奇的楼在，还有让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为之寄寓的诗情画意在。它不是一串历代接续的故事，也不是神仙逍遥的传说，它是无数代人、无数不同遭遇的人、无数抱有希望或绝望的人，他们的倾诉，他们的寄托，他们的天地良知的告白。那是怎样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啊！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独有的梦想和生活方式。

黄鹤楼，天地间，中国人，一份千百年来不变的感情。



四川甘孜丹巴县：厕所小窗口 旅游服务大格局

走进甲居藏寨的旅游厕所，地面干净，闻不到一丝异味，雪白的墙面上陈列着一幅幅美丽的本地风光摄影作品，让人不禁赞叹。

近年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始终把旅游“厕所革命”作为内提旅游素质、外树旅游形象和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从小

处着眼，从细节出发，用“绣花”功夫，持续实施“厕所革命”，推动旅游厕所升级改造，通过厕所“小窗口”，服务旅游“大格局”，以干净卫生、方便快捷的“精品厕所印象”展现丹巴旅游良好形象。

2018年，丹巴县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开展“厕所革命”

的决策部署，印发了《丹巴县推进“厕所革命”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针对旅游厕所的建设工作，科学规划布局，加大资金投入。三年时间，丹巴县从建设数量、建设等级、管理能力上实现了丹巴全域旅游厕所的提档升级。甲居藏寨、中路藏寨等景区先后建起了一座座外观大气、装修精致的

高颜值、高品质旅游厕所，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从细节处感受到了丹巴县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和人文关怀。

“景区漂亮是‘面子’，厕所洁净是‘里子’，旅游厕所不仅关乎游客的个人体验，也展示了丹巴的特色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我们因地制宜，全面改造旅游厕所的设施设备，从细节入手完成了一场从‘无’到‘有’的‘厕所革命’。”丹巴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丹巴县旅游厕所人性化程度明显提高，并体现出美观性、人性化、环保实用等特点，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这些公厕建筑风格与嘉绒传统藏寨建筑风貌相结合，掩映在道路旁树丛中，时不时传来悠扬的音乐，独具一番特色。公厕上方悬挂的“公共卫生间”中英文标牌，夜间会有灯光指引，并铺设无障碍通道，极大地方便了游客们的使用。

丹巴县旅游厕所除安装常规的坐便器、蹲便器、洗手盆等设施外，还安装了智慧厕所厕位状态指示牌、自动感应冲水等新式智能设备。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如厕需要，这些厕所还设有无障碍卫生间、家庭卫生间。

“这里的公厕都有家庭厕所，对我们这种带小孩儿出来玩的，真是太方便了。”说起甲居藏寨里的旅游厕所，



干净整洁的旅游厕所 降初泽郎/摄

来自湖南的张女士竖起了大拇指。

“在旅游高峰期，为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感，在每天定时保洁和巡检的基础上，景区还延长厕所管理人员的服务时间，加大旅游厕所巡检和打扫的频率，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丹巴县美人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在高质量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丹巴县还增加了文明旅游、绿色低碳等标识和提示语。在高水平完成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丹巴县正力争让旅游厕所成为文明旅游的宣传载体，持续优化提升丹巴文明旅游环境。

丹巴县共投资1000余万元，已建成16个旅游公共厕所，基本实现厕所全域布局，城区、景区、旅游线路沿线等重点区域旅游厕所全覆盖。下一步，丹巴县将结合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继续按照“一管二改三建四满意”的总体思路，不断提高旅游厕所服务覆盖范围，更好地满足游客如厕需求，让每一位来到“美人谷”丹巴游玩的游客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以细节博得好感，以服务赢得好评，助力丹巴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

（降初泽郎 杨德鑫）



丹巴县特色旅游厕所 降初泽郎/摄